B
126
S415
V.3

兩晉清談卷三目錄

不相祖習　誤入卿內
昏不假寐　皂服持兵
恂恂濟濟　編錢滿埒
賭牛啖李　人乳蒸㹠
連乾障泥　好作驢鳴
門容幡戟　徐女擇夫
夢懸三刀　大船騎馬
王府君生爾　居美未善

塋垣四十五里　何論於勝
酒者難改　爲師立碑
山巨源在　夜起蹴鑒
山公啟事　州郡武備
堪作夫人不　取絲付吏
飲酒八斗　家公所知
高陽池　戎眼爛爛
可不與飲　生孝死孝
還直乃歡　鑒賞先見

黃公酒壚　求品鄉議
食糠　誤天下蒼生
目光在牛背上　一世龍門
情之所鍾　疾妻貪鄙
三窟　排牆填殺
愷之畫贊　使婢擔糞
天下人士目　上樹探鷇
鐵鞭玉枕　掐鼻灸眉
古之狂也直　人之水鏡

廣意岳筆　盃中蛇影

夢想是因　二兒優劣

五男易一女　舉卿相輩

改作漢紀　六龍

駁復張華爵命　攫獸殺鼠

可方桓靈　賀龍

九品八損　能藏君角

森森千丈松　聖質如初

皆國士也　大臣當和

一食萬錢　挽弩自射
叔子去人遠矣　雷蔣穀曾
距趙九錫　臺閣生風
名爲傅子　文近於詩
吉凶導從　沉萊堰
戲取衣鐶　君臣義絕

兩晉清談卷三

華亭王如金薑香氏校

不相祖習　實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實弟智諫曰華家類貧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實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實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實難逆其意輙共啖而返其餘或謂實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耶實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實言爲當

誤入卿內　實每崇儉素不尙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實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實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

昏不假寐　劉智字子房素有兄實風以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皂服持兵　王渾字元冲太原晉陽人時崇重舊臣乃

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白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

恂恂濟濟　王濟渾次子以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于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尙焉

編錢滿埒　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

賭牛啖李　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

人乳蒸豘　帝嘗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

豘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

連乾障泥　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好作驢鳴　濟卒將葬時賢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后來哭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眞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門容幡戟　王濬字士治宏農湖人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徐女擇夫　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

夢懸三刀　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宏殺益

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

大舡馳馬　武帝謀伐吳詔王濬爲舟艦濬乃作大舡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舡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從古未有

王府君生爾　初濬爲巴郡太守兵士苦役生男不舉濬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全活者數千人及奉詔伐吳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居美未善　濬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所抑不勝忿憤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輙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如斯顔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亦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

塋垣四十五里　濬營塋域於柏谷山垣周四十五里

面別開一門松柏茂盛

何論於勝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嘗奉使詣相府計事於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遠甚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脩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座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

受蔽賢之責矣

酒者難改　彬以母喪去職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唯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

爲師立碑　初彬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山巨源在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

晦與嵇康呂安善后遇阮籍便爲竹林之遊著忘
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
矣
夜起蹴鑒　濤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爲何等
時而眠也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
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
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山公啓事　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輙啓擬
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后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

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卑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啟事

州郡武備

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於宣武場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

名言也而不能用及不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衆
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
焉
堪作夫人不　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
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
取絲付吏　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
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
於閣上后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
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

飲酒八斗　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家公所知　山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

高陽池　簡鎮襄陽於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

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
簡愛將也
戎眼爛爛　王戎字濬冲瑯琊臨沂人幼而頴悟神彩
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
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
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
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
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
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可不與飲　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唯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生孝死孝　戎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

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還直乃歡　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一單衣昏訖

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

鑒賞先見　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纆纆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后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

黃公酒壚　戎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

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求品鄉議　初孫秀爲琅琊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

食糠　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

誤天下蒼生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

時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旣去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目光在牛背上　衍嘗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

一世龍門　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嘗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元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累居顯職

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

情之所鍾 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

疾妻貪鄙 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

之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之謂婢曰舉卻阿堵物其措意如此

三窟　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

排牆塡殺　石勒旣破京師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

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預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預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塡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

今日

愷之畫贊　衍儁秀有令望希心元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倘如此

使婢擔糞　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衣裾

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窻而走

天下人士目　衍有重名于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太雋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

上樹探鷇　王澄之鎮荆州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旁若無人劉

現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
得其死澄默不答

鐵鞭玉枕　澄在鎮望實既損會元帝徵爲軍諮祭酒
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
有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
素爲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
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
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得發後敦賜澄左右
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

遁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於絕帶乃登於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

掐鼻灸眉　郭舒字稚行王澄引為別駕荆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

古之狂也直　王敦召郭舒爲參軍時有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耶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灸眉頭舊疾復發耶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顗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后事無枉縱公爲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

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

人之水鏡　樂廣字彥輔南陽淯陽人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睹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所歎美如此

廣意岳筆　樂廣還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

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盃中蛇影　樂廣嘗有親客久濶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夢想是因　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二兒優劣　宏農楊準有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宏放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淸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淸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

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

五男易一女　成都王穎廣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

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

變徐荅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爲疑廣竟

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

舉卿相輩　鄭默字思元袤子也初晉武帝以貴公子

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

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袤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

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詔使默驂乘因

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
愧有累清談

改作漢紀　華嶠歆之孫表之子也以漢紀煩穢慨然
有改作之志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祕
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
爲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九卷傳七十卷
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
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易爲皇
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

名漢後書奏之

六龍　温羡字長卿太原祁人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

駁復張華爵命　華被害間建議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温羡駁之曰自天子以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巳死亡非其親暱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吕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于數月之内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

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
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
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
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
同而貶責之於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

攫獸殺鼠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辟司隸都官從事
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
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
投傳而去

可方桓靈　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荅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驩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

賀龍　毅爲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

九品八損　時晉承魏法立中正九品以官人毅上疏以爲有八損宜除罷之更立良法竟不施行

能截君角　劉暾字長升毅子也正直有父風時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暾正色詰之

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觧釋乃止

森森千丈松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多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黄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

聖質如初　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

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
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
明識宏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
起

皆國士也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父周魏衛尉陔
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
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
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嘗造周周見其三子
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

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臧常伯納言也

大臣當和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素惡賈充爲人而充既爲帝所遇欲專名勢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

一食萬錢　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

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唯泣而已

挽弩自射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爲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巳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唯官是覩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叔子去人遠矣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少有重名
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
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還復往又嘆曰
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

雷蔣穀魯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
也世爲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
人爲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爲祖

距趙九錫　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
議劉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

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孽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

臺閣生風　傅元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爲司隸校尉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値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寢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年六十二謚曰剛

名爲傅子　元少時避難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

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傳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幷文集百餘卷行世元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沈與元書曰省足下所著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嘗不太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文近於詩　傅元子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讎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

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

純嘆曰長虞之文近於詩人之作矣

吉凶導從　傳祗字子莊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

沉萊堰　祗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嘗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祗乃造沉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

焉

戲取衣環　祗子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

君臣義絕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爲郡主簿嘗爲太守劉毅所笞吳奮所繫後遷黃門侍郎時奮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

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隧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

焉

戲取衣環　祇子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

君臣義絶　向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爲郡主簿嘗爲太守劉毅所笞吳奮所繫後遷黃門侍郎時奮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絶如何於是卽去帝聞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絶雄曰古之君子進人

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

兩晉淸談卷四目錄

入謂之癡　乃至殺母
醉眠書草　居喪飲酒
禮豈爲我設　大人先生傳
晒布犢鼻　騎馬追婢
大盆盛酒　三語掾
無鬼論　胡婢所生
好財好屐　衣服有鬼
杖頭錢　壚壚之處

斂錢爲婚　大鵬贊
古之沉冥　焚車
以山爲氏　龍章鳳姿
竹林之遊　採藥
高士傳　幽憤詩
臥龍　廣陵散
隱解莊周　思舊賦
酒德頌　喜慍不形
投梭　空亭鹿怪

一邱一壑　木屑霏霏
叱使取火　嘗呼父字
盜酒被縛　馬鹿談飲
公負尼物　兗州八伯
拜官供餽　更有四伯
解衣入被　彼似奇才
前舉光逸　狗竇窺叫
假託陳思　積德所由
意賦　以頭穿犢

我自卿卿　向郭二莊
酒醉詆訶　任母教子
元晏先生　書淫
不餞梁栁　就帝借書
篤終論　思游賦
流别集　廣談虞筆
去足姓束　大旱請雨
元居釋　竹書紀年
三日曲水　嵩山竹簡

羾公至機論　得馬輿柩

崑山片玉　此華侯也

辨道　緍中錦縠中稻

辨水旱理

兩晉清談卷四　　華亭王如金善香氏校

人謂之癡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臨山水經日忘歸愽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唯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爲勝己由是咸共稱異

乃至殺母　文帝時有司言有子殺母者阮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

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醉眠書草　籍聞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爲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桉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淸壯爲時所重

居喪飲酒　籍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

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
將葬食一蒸肫純肫之全者飲二斗酒然后臨訣直言
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
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吊唁畢
便去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
何爲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
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爲兩得籍又能爲
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
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

焉籍大悦乃見青眼

禮豈爲我設　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耶隣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飲醉便卧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

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爲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爲之貴文多不錄

大人先生傳　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畧曰世之所謂君子唯法是修唯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撿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

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兆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邱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胷懷本趣也

曬布犢鼻　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遊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燦目咸以竿挂大布

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騎馬追婢　咸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旣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旣及與婢累騎而還

大盆盛酒　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唯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爲歡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三語掾　阮瞻字千里善彈琴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無鬼論　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于倉垣年三十

胡婢所生　阮孚字遙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

好財好屐　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衣服有鬼　阮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

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耶論者服焉

杖頭錢　修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皐之間

亹亹之處　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歿當見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

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
旨暢衍乃嘆服
歛錢爲婚　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歛錢爲
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大鵬贊　修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
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
運水擊扶搖上征翕然層舉背負太淸志存天地
不屑唐庭鶯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
情

古之沉冥　阮裕字思曠除東陽太守徵侍郎不就還剡山有肥遯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又曰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焚車　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

以山為氏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其先姓奚會稽上

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
龍章鳳姿　嵇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
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
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寛簡有
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莊老與魏宗
室婚拜中散大夫嘗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
自足於懷以為神仙禀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
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
竹林之遊　康所與神交者唯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

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瑯琊王戎
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採藥　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遇幽

邈如此

高士傳　嵇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元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

幽憤詩　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愼言行

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

臥龍　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政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毁典謨帝王

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並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

廣陵散　康嘗遊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姓氏

隱解莊周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元風讀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時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曰殊復勝不

思舊賦　秀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踈呂心曠而放其後

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於時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于殷墟追昔以懷今兮心裵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

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絶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以寫心

酒德頌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嵇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

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觧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引酒御肉隗然復醉嘗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

喜慍不形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永興中長沙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犇乂欲鞭之鯤

解衣就罰曾無怍容既舍之又無喜色

投梭　鯤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空亭鹿怪　鯤避地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令啟戶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後此亭怪遂絕胛音甲

一邱一壑　鯤奉王敦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

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
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木屑霏霏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與王澄王
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暱號曰四友澄嘗與人
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
領袖也敳五來切音愷吾同切音嵬

吒使取火　輔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
坐其傍輔之吒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唯不乏吾
事則已安復爲人使輔之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

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爲功曹其甄拔人物如此

嘗呼父字　輔之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介意談者以爲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爲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

盜酒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少希放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

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舡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舡中便足了一生矣

馬廄談飲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本兵家子爲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

因免爲兵

公負尼物　尼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爲公軍人所略尼今饑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卽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

兗州八伯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爲中興名

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郄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壺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黯伯凡八人號兖州八伯擬古八儁也

拜官供饌　曼代阮孚爲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眞率

更有四伯　曼次子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爲猾伯而聃以狼戾爲瑣伯擬古四凶也

觧衣入被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

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

彼似奇才　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怍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

前舉光逸　胡毋輔之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光逸于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晏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

越節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爲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

狗竇窺叫　逸以世難避亂過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裎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假托陳思　曹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曹植孽子也武

帝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于後是以假托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爲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

積德所由　庾峻字山甫潁川鄢陵人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爲太僕父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踶齧者

恐傷人不貨于市及諸子貴賜拜大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唯修德行而已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

意賦　庾敳字子嵩見王室多難乃著意賦以豁情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

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

以頭穿幘　庾敳性儉家富劉輿說東海王越令就換錢千萬兾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於敳而敳頽然已醉幘墮機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我自卿卿　王衍不與庾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爲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

向郭二莊　郭象字子元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爲解義妙演奇致大暢元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爲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爲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后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酒醉詆訶　庾純字謀甫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

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爲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爲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得出充慚怒上表解職純懼上

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

任母教子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大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

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

典籍百家之言

元晏先生　謚以著述爲務有高尚之志自號元晏先

生人勸之仕乃作守元論釋勸論以謝之

書淫　謚沈藴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

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

之修短分定懸天乎

不餞梁柳　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

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

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就帝借書　謐累辟不就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

篤終論　謐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

思游賦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以履信思順明天任命爲主作思遊賦又作太康頌以美晉德

流別集　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决錄又撰古文

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

廣譚虞筆　東平太叔廣樞機淸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云

去足姓束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踈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

大旱請雨　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

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醻之報束
長生

元居釋　晳嘗爲勸農及䴵諸賦文頗鄙俗時人薄之
而性沈退不慕榮利作元居釋以擬客難

竹書紀年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
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
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
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畧
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

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

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
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
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
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
周穆王盛姬死事盛姬美人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
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
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
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
付秘書校綴次第尋攷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

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

三日曲水　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覇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

皙金五十斤

嵩山竹簡　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示莫識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至公至機論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父蔚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

得馬輿柩　郤詵母病苦無車及亡必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戸朝夕拜

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櫬至冢負土成墳郤同郄　乞逆切

崑山片玉　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累遷雍州刺史武帝于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

此華侯也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甘卓嘗爲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荅不

知遺絹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
求之譚已亡矣

辨道　元帝命譚爲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
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覽焉

繒中錦穀中稻　淮南袁甫字公冑以詞辨稱嘗詣中
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爲臺
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
過錦錦不可以爲帢帽也音恰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
可以爲齏是以聖人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

能悉長黃覇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舃善之除松滋令

辨水旱理　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以西何以恒旱壽陽以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以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彊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强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

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